

■纪念

为文学之名的创作

——纪念贺友直先生 □宋梦寒

2016年3月16日,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先生去世,尽管贺老为人低调,与世无争,但他的离去还是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伴随着对贺老的深切缅怀,是人们对小人书辉煌时代的眷恋,以及对连环画未来前景的思考。

贺老对于中国连环画事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他细腻风趣的艺术风格、敏锐独到的观察视角,以及他在“做戏”和“制造情节”方面的创造力,特别是在演绎文学作品时精准的立意,为后来的连环画画家们提供了教科书级的范本,也为新中国的连环画事业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连环画之所以成为“大众艺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将文本叙事转换为图像叙事的功能。然而,这也是最考验连环画画家能力的地方。把握了原著的中心思想,还要设计出与原著合拍的人物形象与场景,通过适度的夸张准确传达出作家的表达意图,并与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相吻合,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这方面,贺老无疑是位领军人物。贺老常说:“中国连环画的创作相当于‘来料加工’。来的料不一样,就像裁缝师傅,今天给了的确良,明天给了毛货,后天给你泡泡纱,不同料子有不同做法。”他认为,改编文学作品之前,不仅要研究原著的主题思想、故事的时代背景、人物气质和环境气氛,还要考虑原著的文学语言特色 and 情调趣味,然后综合这些要素,再结合个人风格特点,选择相对应的绘画语言,构成作品的风貌,也就是作品的“基调”,之后才可以动笔作画。正是遵循这样的创作理念,才有了《山乡巨变》的淳朴清甜、《朝阳沟》的真切自然、《李双双》的轻松明快、《白光》的阴郁绝望。文学与绘画,特别是连环画,本来就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不同的文学语境创造出不同的“有意味的形式”,让读者产生不同的视觉想象,而贺老,正是善于捕捉和表现这种不同的人。

连环画依托于文学作品讲故事,不仅与文学创作一样,要在生活的合理性、艺术规律的合理性中找到支点,更需要靠直观具体的形象把原著中某些抽象的东西表达出来。贺友直先生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他善于把浅近易懂、又具有典型性的形象,用巧妙的手法联系在一起,构成能够体现出原著思想内容的画面,进而强化甚至超越了原著的趣味和意境。他的代表作《山乡巨变》可以说是新中国连环画的一个里程碑。他借鉴了《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经典作品的构图方法,把视平线抬高到画外,用俯视的角度展现了“平中有



《山乡巨变》

深”的空间感,又用陈老莲的白描方法处理人物形象,把原著中描写的湖南农村的面貌和当地人给他的印象呈现出来,恰到好处地完成了文字人物到图画人物的转换。在他的笔下,刘雨生的和善、谢庆元的阴戾、陈先晋的沉稳、亭面糊的诡诈都靠动作和表情跃然纸上。

对于从文学原著到连环画的再创作,贺老说过:“我们不要用绘画形式硬去表现只有用文学语言才能表达的东西,也不要文学语言的方法去表达绘画形象。但是,我们应该也必须花很大的力气使某些属于文学语言表达的内容变为可视的绘画形象。这就是避其所短攻其所难的辩证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动作让画面生动饱满,是贺老画故事的方式。在他看来,“主要情节下的无数次次要情节,犹如绿叶间红花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如果缺乏原著中没有提到的情节的描绘,这一主题,这幅画,就大为逊色,甚至不能成立了。”《李双双》中,双双把钥匙套在女儿小菊的手掌上,抱着她用自己的身子往喜旺那边拱,小菊顺势把钥匙递给爸爸,通过三人的肢体动作把“家里不会开除你”这个抽象的文学语言转换成了具象的绘画语言。在《山乡巨变》中,为了表现亭面糊和龚子元的对话,贺友直利用两人在形体语言上的动和静、机灵和迷糊、进攻和木讷的对比,在同一构图的连续画面中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貌似平淡的场景中创造出戏剧冲突。

文学建构了艺术的真实,连环画重构了文学的真实。很显然,这种重构不是停留在文学的表层,而是要透过文学现象去体察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连环画对于文学作品的演绎,不是简单的情节再现,而是重新表现的过程,画家内在的情感意趣、审美理想也在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视觉形象里。套用



《朝阳沟》

黑格尔的话说,绘画的真实不应该只是所谓的“模仿文学”,不敢越过那种空洞的正确性,而是文学因素必须与绘画因素协调一致,因而可以绘画如实地显现文学原著。贺老有一套“艺术的加法”理论,即通过形象的组合联系表现故事的内在含义,这与文学演绎的方法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某一特定背景设定下,由两人或多人通过对人物角色所处情境、动作、语言及思想等的描写,达到共同诠释一段故事情节的一种表达形式。纵观贺老的作品,那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小动作”、“小事儿”、“小道具”、“小动物”深化了对情节和人物的刻画,恰如其分地物化了文学创作中常用的隐喻、象征、呼应等艺术手法。《朝阳沟》里,银环初次到栓保家,银环俯身鞠躬、双手呆板平直地贴在腿上的羞怯,栓保双手向上、机械刻板地举着挎包的尴尬,两人相反又相似的手势动作既强化了窘迫

的状态,又因动作上的差异构成了画面的形式美感,再加上栓保那略微后倾的腼腆姿势,场景活泼又有趣。《十五贯》中,娄阿鼠测字时被点中要害,贺老用一只小猫从凳子上惊慌跳下来表现人物内心的震惊,制造了画面的紧张感。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贺老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他用实际创作诠释了连环画在重新演绎文学作品时,在根据原著的主题选择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的过程中,“说明问题,追求意境”是连环画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合理、含意、美”则是画家要达到的视觉艺术效果。

尽管在今天,连环画已经不再局限于小人书的出版模式,有了更加丰

富多元的面貌;尽管在印刷业和多媒体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在数字读物与绘本产业方兴未艾的大环境下,当代连环画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并且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连环画特有的文学性与连续性不会变,对于文学作品再创作的功能不会变,贺老生前一直期待的原创新模式也已开启,并且逐渐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贺老为我们留下的那些经典作品,还有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演绎方法,他在两种相通却又不同的艺术语境中的转换和创造的实践经验,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光大。



第274期

■我之见

“……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3月25日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站在清华新学堂的舞台上,激情飞扬地背诵起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不少自然科学家都热爱诗歌,但是现场聆听他们吟诵古诗的机会可不多。这一次是因为,在凤凰卫视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著名的古典诗词研究者、92岁高龄的叶嘉莹离开轮椅,以她对古典诗词毕生的热忱站上台上,为大家吟诵了几首“诗仙”名作,这便引发了施院士的满腔诗绪。

在讲演中,叶先生提到她如何通过拆解古文字来向学前儿童讲解何为“诗”:人的脚步走路,心也一样,身在异乡,心思故人,心就在走路,用语言把心的行走写下来,便是诗。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心声,如果因为没有受到语言和文学的教育而不能表达自己,何其遗憾。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她一生研习古典诗词,教书育人70载,并成为此次“终身成就奖”的两位获得者之一。另一位得奖人屠呦呦虽然未到场,仍然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一奖项由一位诗人和一位科学家分享,不无寓意:一边是对真理的探索,一边是对命运的吟咏,背后都是人类心灵的律动和对生命的敬意与感怀。

叶先生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他曾在1907年这样说:人是有情之物,拥有内在的光辉,他生于世间,有所感触,并渴望超越现实,于是发出种种有力的心声,于是才有了文艺、科学的进步,现实也会造出种种桎梏,令人日渐安于现状,丧失真诚、陷入伪善,从而失去自我。直到大士天才们出现,用心声振刷世间的精神,世界才得以进步。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才放弃了早年对科幻小说的热情,从科学救国之路转上了文学启蒙之旅。令人感怀的是,恰是曾被鲁迅看重的《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后来连同它的续作一起,在1904年又被商务印书馆翻译成《环游月球》出版,在这个译本中,主人公们讨论了日、地、月的运动,称之为“三体问题”,这或许是这个天体物理学难题在中文世界中的最早出现,虽然它只是一闪而过,却出人意料地在半个世纪后成就了一部中国巨作,并将一度被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化精英们放弃的科幻文学,以令世人折服的方式,带回主流文化的核心视野中。如今,在这样一场融合科学与人文的文化庆典中,刘慈欣与众多顶尖的华人精英同坐一排,毫无违和之感,如此看似偶然,又仿若必然的历史脉络令人浮想联翩。

第一位获奖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说,全球的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正在进行重要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将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度被视作“非主流”的科幻作家出现在这样一场盛典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一边是科幻文学以日渐升温的态势重新回到当代中国的主流视野中,成为备受期待的创造领域,一边是“非主流”的中国科幻文学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模仿和学习后,终于出现了能够赢得西方主流科幻界尊重的重量级作品。就此而言,《三体》赢得雨果奖,正与万达出品的《聚焦》斩获奥斯卡奖一样,都是中国崛起这一充满科幻色彩的时代事件的不同表现。

这并非夸大其词,这些华人精英的事迹总能让人多少联想到中国科幻小说的那些故事。比如,施一公先生感激自己生在了一个不断改革和进步的时代,让他从一个觉得每天只要吃一个苹果就很幸福的河南驻马店少年一步步走向世界又回到中国,又终于站在全球生物科学研究的舞台中心,这个故事很像大刘所写的《中国太阳》。小说中,也有一位中国农村的少年,一步步成为城市的“蜘蛛人”、太空的清洁工、宇宙中一去不回的探险者。再比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团队的努力,让中国成为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成熟卫星导航系统的大国,这又让人想到大刘的《全频带阻塞干扰》:未来一旦发生战争,通讯和导航系统可能成为重要的支撑和打击目标……而正如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廖满嫦女士所说,战争也应该有自己的规范,任何人都应该有被救治的权利。廖女士还特别赞扬了在对抗埃博拉疫情中,中国政府表现出的国际担当。这又让人想起另一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20年前发表的《生死平衡》:在生化武器的战争恐怖中,一位中国医生用传统草药激活人体免疫系统的“非主流”方法拯救了大批被天花病毒袭击的无辜者。这又让人想到未能到场的屠呦呦女士,她也曾长久地被视为“非主流”的科学家……凡此种种,令人感怀小说与生活、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交相辉映。

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手中接过奖杯之后,大刘以其一贯的朴实说: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是人类能成为智慧生命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很可能是人工智能要超越人类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障碍,为此他愿意和同行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也许是因为AlphaGo刚刚战胜人类围棋高手,不想再让在场观众受到更多惊吓吧,大刘没有提的是,作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许多年前,他就编写过一款可以编写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软件。虽是游戏之作,但对诗歌与艺术的憧憬,却一直在这位以崇拜技术主义著称的科幻作家笔下显露。尽管他没有像施一公先生那样现场吟诗抒怀,不过他曾写过一篇名为《诗云》的幽默之作。故事中,人类遭遇掌握神一般能力的外星文明,成为被饲养的宠物,然而,一位诗人却发出了挑战:尽管外星人能让太阳在瞬间变成任何一种颜色,却无法写出超越李白、杜甫等人的伟大诗歌,因为他们没有人类的心灵。这不正与叶嘉莹先生对诗的讲解相符合吗?有意思的是,为了证明技术可以解决一切,外星之神造出一副人类的肉身,让自己寄居其中,并自名为李白,然而,不管他痛饮多少美酒,也无法写出像样的古诗。最后,他决定采用粗暴的穷举法:按照诗的格式,写出所有汉字的全部排列组合!最终,神一般的外星人真的写出了所有可能的诗歌,铸造了一片壮丽的“诗云”!然而,这位“李白”却悲哀地发现,他无法编出一款软件,从比全宇宙所有原子个数还要多得多的诗云中,将那些佳作筛选出来……人类的尊严终于得到了捍卫。

在「诗云」中律动 在「奇点」中前行

奇妙的,在这个13年前发表的故事中,外星人正是借用围棋来解释创造“诗云”的困难:围棋被比喻成一种以黑、白、空三种字符写成的十九言、十九行诗。令人不安的是,AlphaGo击败人类,靠的不再是外星“李白”式的暴力穷举的方式——计算下一步的所有可能下法并逐一评估——来击败人类,而是去评估每个点成为最佳落子点的概率,就是说,它变得更聪明,更不那么“暴力”,也就是说,总有一天,它可能不需要把“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这样的句子写出来才知道并非好诗,而可以直接写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果然如此,计算机将会更像甚至全方位地超越人类了,那大概就是科技界传说已久的“奇点”降临——一个我们现在已知的各种生活形态和社会规律都将以不可想象的方式失效和改变的时代。在那个世界里,机器人是否可以轻易自如地控制仿生躯壳,像获得此次希望之星、年仅17岁的国际芭蕾舞冠军于航那样跳出妙曼的舞姿,而无需付出十几日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呢?但是否也将因此不能懂得中国女排郎平那种在挫败中一次次刻苦磨砺和战斗后的喜悦而泣,并因而依然不能写出某些诗篇呢?当他们获得“灵魂”,懂得了表达自我,是否能与人类“相看两不厌”呢?

“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科技水平迅速增长,国力上升,科幻小说随之迎来了黄金时代。今天的中国,可能正如1930年代的美国,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未来30年是决定性的。中国科幻也许将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刘慈欣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这是很可能的。不过,历史总是既相似又不同:在鲁迅出生的那个时代,近代中国在与西方世界的遭遇中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旧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剧烈崩塌的时刻,也像是某种“奇点”降临。而如今,中国的崛起,很可能又要遭遇一次全人类的“奇点”时刻,这将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故事,我们的心声也将在其中奏响别样的乐章。

■土地与生长

苇淀上空有片云

□孟德明

一片白云缓缓飘荡,这飘荡,是天空的蓝色赋予了它力量。自小仰望天空,就认定那云是在寻找故乡。它展现飘逸的身姿缘于它热爱映照,只需一片水——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条舒缓的河流,就使它在映照里得以安祥。

此时,一片云飘到冀中平原的这片苇淀。冀中的大片水域不叫湖,叫淀。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河流和大淀,号称“九河下梢”。“九河”可不仅是9条河流,它有无数河道从北面的燕山,从西面的太行山往下注水,到这里汇合,蓄足力量,才会翻卷着浪花流向渤海湾。往年间一到雨季,东淀、西淀、三角淀、白洋淀,再加上数不清的河流,让冀中成为水乡泽国。据记载,那位久居京城的乾隆帝,每到夏天,喜来这里游历,荡舟击桨,观水采莲,听鸟鸣吃河蟹,自然他也少不得笔头发挥,诗情涌动。

今年的冬季,没了皇帝出行,旌旗招展的平原幽静了许多。在天空的白云和水里的白云中间,一个汉子站在冰凌上,几个农民工猫着腰,挥舞大镰刀收割芦苇,就有了一片齐刷刷的响声。抬眼望去,周围已是一片收割后的苇地,露出一排排的青茬,踩上去,依然保持着它的坚硬秉性。友人介绍说,那汉子是老板,姓曹,可一点看不出他像老板,瘦小的身材,穿一身与那些农民工没有二样的黑色衣服,身上溅满了芦苇抖落的泥土,脸膛黑红,一笑更是露出农人的憨劲来。

和这位汉子一样,这里的云也是见过大场面的。早些年,每年伴随着春暖花开,冀中大片大片的芦苇就在解冻不久的水塘里,拼劲地钻出尖芽来,而后就是遍野粗直的笔杆,密密麻麻的,任谁也数不清。这



时的云是最安静的,在天空徐徐飘摆,有时甚至静止不动,就那么久久地贴紧着蓝天。大淀里一块敲开冰的水面,苇丛下,云映照着,不时有鸟探身在水里捕鱼,激起一片水花,水花很快又合上了,云还是那样安祥地居于水中。

冀中大淀水产是出了名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鸭蛋、藕粉、鱼虾,尽是美味。那时大淀方圆几百里,就有了许许多多靠水吃水的渔民。老曹的祖辈都是捕鱼能手,他家曾有数十人的捕捞队。人们只需划着船,唱着渔歌,撒下网去,忙活一天就会有个不错的收获。老曹说,他小时候大淀里有许多蟹,只是,当地人并不稀罕那吃起来“不解饱”,还要费工费料的壳壳蟹。蟹多时,苇秆上、高粱穗上都爬着这些贪吃的家伙。有时孩子们玩耍,拿一颗玉米粒,绑在细线上,坐在水边,也能捞上一小盆。那时,胜芳的河蟹有个学名:中华绒螯蟹,个头大得很,梁实秋在《蟹》里说起北京一个高档餐馆,“吃蟹的时候还送食客每人一份小木槌、小竹垫之类的小工具,价钱当然也抬了上去”。说出了吃胜芳蟹的稀罕劲、讲究劲。周作人的《吃蟹》一文中,更是提到了京城吃胜芳蟹的不菲价格,“像正阳楼所揭示的胜芳大蟹,的确只有官绅巨贾才吃得起,以前的教书匠人也只有集资聚餐,偶尔去一次而已”。一只冀中大淀的蟹,熏染在浓浓的老北京味里。

涨也是水,落也是水。古镇胜芳的人们都记得,镇边大淀里水的流逝,也由于那年的那场雨,那片水。本来,水是没有错的,只是它不该下在那样的年代,那是个人在自然面前彰显强力的年代。这场连日暴雨几天内搅浑了天地,鸟儿没有了踪迹,知了只能

躲在树梢上无力地鸣叫,孩子们坐在城墙上就能洗到脚丫。洪水之后,人们蹙着眉头站在望不到边际的水边。接着上边传递下来一个接天响的口号,人们齐声喊着,很快就变成了无数民工的行动。上游山谷里修建了大水库,下游引水兴修了减河。大淀周边一些村子,有人急于向苇淀要口粮,筑堤引水,开挖河道,砍倒芦苇。只是,随着这场雨的结合,大淀的水也跟着少了。日后多年,这里再也没有下过一场像模像样的雨。渐渐地,那活蹦乱跳的鱼虾、那啾啾鸣叫的野鸟已少了踪迹。那闻名京城的胜芳河蟹,由于它的洄游繁殖特性,需要依靠河蟹的强大本能,到渤海口产子,小蟹再拼劲洄游大淀生长,而那洄游途中修起的道道闸口早已阻断了路程,很快地,这种蟹就不见踪影了。

早时的记忆,如今已和老曹这代人一同老去。而今,大淀虽然缩小了许多,它海拔仅四五米的低洼优势还在。古镇是临水而兴的,人们也都是世代渔家,他们离不开水。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淀水也在涵养中逐渐恢复,水面已经扩大了许多,野鸭子、鹭鸟等成了这里的常客。有人还购置了汽艇,每到夏天,游客在古镇边感受着水面颠簸的乐趣。就像老曹说,他本可以有更多营生手段的,可他更爱往这片苇地,他确信,水迟早还会来的——老曹始终不明白,那些水怎么说就走了。他说他一直有个愿望,这里会有更多的水,他离不开水的世界,离不开苇丛间的白云。说这话时,老曹眉宇间皱纹堆积。老曹老了。